



张爱玲

新锐作家王臣： 还原张爱玲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张爱玲，中国文学史上的传奇，她的一生与她的文学世界一样引人瞩目。新锐传记作家王臣生动地展现与总结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

作为传记作家，王臣以写作林徽因、三毛、萧红、仓央嘉措为读者所熟知并喜爱，他在写作张爱玲传之初，将所有的张爱玲传都阅读过一遍，在自己写作时特别能有所取舍，在这本张爱玲的传记当中，王臣结合张爱玲小说、信件，将张爱玲与曾外祖父李鸿章的渊源，与母亲、父亲、姑姑、弟弟的纠结亲情，与炎樱、苏青、夏志清、宋淇、邝文美等人的复杂友情写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推演出那些残损的部分——特别是与桑弧、赖雅的爱情，讲人所未讲之动人故事。他也毫不掩饰对胡兰成的“成见”，以犀利的笔触，首次披露胡兰成政治汉奸、情场浪子双重真相。

对文学理想， 她很坚持很执着

海南周刊：您之前写过《喜欢你是寂静的：林徽因传》《今生就这样开始：三毛传》《孤独是心的猎手：张国荣传》《我们都是爱过的：萧红传》《世间最美的情郎：仓央嘉措传》等都深受读者喜爱，人物传记对您有哪些特别的吸引力呢？您是如何喜欢上写传记的呢？

王臣：大唐名臣魏征辞世的时候，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写人物传记，写的既是往事，也是如今。无论是过去写的林徽因、三

毛、萧红、仓央嘉措，还是现在写的张爱玲，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令人着迷的发光之处，所有在他们身上发生过的对与错、得与失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无价的启示。

海南周刊：您写过这么多传记中，最喜欢哪个人物？他（她）身上有哪些特别的魅力？

王臣：目前写过的人物当中，我最喜欢张爱玲。她的一生宏观上来看，未必是多数人所憧憬的。尤其是张爱玲的晚年，去世的时候孤自无依，无人则在侧。晚年的处境，与她性格当中执拗、自私、孤僻的那一面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也是她身上最显眼的特质。不过，我最欣赏她的是，她对自己文学理想的坚持与执着。在她眼中，世间任何苦难——离别、死亡、战争，都不能阻碍她用一支笔写铸自己的文学天堂。

海南周刊：您创作的《愿此生岁月静好：张爱玲传》与其他传记作品有何不同之处？

王臣：这本书对于我来讲，可能是我写作立场最为客观的一本书。传记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对传

主的态度是否客观决定了一本传记有多少阅读价值。虽然写作本身就是一件主观的事情，但是如果写作者能够尽可能端正自己的写作立场，与传主保持一个理性的距离，表达应有的客观态度，那么这本传记想必是有一定阅读价值的。

写作张爱玲的时候，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要忘记自己的“张迷”身份，这个身份之下饱含太多的私人情愫，一旦这些私人情愫肆无忌惮地渗入写作当中，那么呈现出来的张爱玲显然会与真实的她相去甚远。因此，在这本书里，我丝毫没有避讳张爱玲人生路途与私人性情当中诸多的“美中不足”。这本书也是目前我所有创作的传记作品当中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部。

海南周刊：你的新作同时随书附赠《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张”评论集》，首次收录张子静、汪宏声、潘柳黛、迅雨、谭正璧等人在民国时代对张爱玲作品及其朋友的评论，你从这些民国人物对张爱玲的评论中发现了什么？

王臣：读民国人评论张爱玲的文章是个十分有趣的阅读经验。读后的感受大抵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盛名之下，必有疲惫。盛名之下的张爱玲得到的各界评论必然褒贬不一。欣赏崇敬的有，谩骂诋毁的也不少。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她与朋友： 从亲密无间到渐行渐远

海南周刊：你在新作的开篇就提到张爱玲与曾外祖父李鸿章的渊源，她性格和经历的哪些方面受到这种渊源的影响？

王臣：张爱玲的家世对她的性格产生的影响，几乎有一种决定命运的重要性。何以如此说呢？因为张志沂（张爱玲的父亲）的遗少习气几乎断送了张爱玲少年所有的欢愉。追根溯源，也都是世家子弟的缘故。抽鸦片的父亲陋习种种，在与张志沂的相处过程中，张爱玲过早地领略到了人性的阴暗面。尤其是，父母离婚之后，父亲与继母对张爱玲的软禁，令张爱玲深深明白一个道理：要在这祸乱人世平安熬度数十年，除了自己，谁也不可依赖。

这样的想法，令张爱玲独立，同时也令她变得自私。“自私”这一点，人皆有之。张爱玲也从不否认这一点。她的自私在她人生当中许多关键的事情上都体现了出来。

海南周刊：你在新作中也中肯地写到张爱玲与她的两个闺蜜苏青和炎樱的交往和不睦的种种往

事，张爱玲对朋友的态度是否正如止庵所评价的，“无论对待爱人还是朋友，张爱玲都有着与写作所透露出的决绝、独立所不一样的一面。依赖性或许是她心中那道门打开后所最容易呈现的，对于朋友的信赖，爱人的心理依赖，让张爱玲成为了不同于他人眼中的一个中国传统的中国女性。文如其人用在她的身上或许有那么几分不恰当？”

王臣：止庵老师所言非虚。张爱玲的性格自成一个极其矛盾的体系。对温柔渴望，对人群疏离。对信任依赖，对人心敏感。尤其是与炎樱的关系，张爱玲与之从亲密无间到渐行渐远，皆是因她“爱之恨之”的缘故。自然，“恨”这个字眼有点重，远远谈不上，但炎樱与她之间的芥蒂也是因为张爱玲太过在意的缘故。张爱玲的为人远不如她的文字那样潇洒、理性，但有一点，还是文如其人，起码她真实。对于自己的情绪、情感，她甚少掩饰。喜欢的，便会亲近，厌弃的，绝不靠近。在这一点上，她是有一些决绝、冷漠的。

三段缘： 谁才是她一生挚爱？

海南周刊：胡兰成、桑弧与赖雅，谁才是张爱玲一生挚爱？在你的笔下，对三段感情采取的态度有何不同？是否披露了一些桑弧和赖雅一些不曾报道过的故事？

王臣：可以这么总结张爱玲的三段感情：

与胡兰成的感情，波澜壮阔，像一场话剧。

与桑弧的感情，含蓄隐忍，似一部电影。

与赖雅的感情，扶持共生，是一种生活。

张爱玲与胡兰成这段往事，常被人提及。相较之下，桑弧和赖雅的名字，记住的人少得多。在书中，桑弧和赖雅在张爱玲生命中的痕迹，我着墨甚多，并未一味讨巧，只写读者熟知的事情以期许读者有共鸣或者反馈。至于，所述之事是否不曾被报道，不敢妄言，但起码读者会从中得到关于这两段感情新的认知。

海南周刊：新作附赠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张”评论集》中收录了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评论，你怎么评价胡兰成的这两篇文章，他对张爱玲是否有真爱？

王臣：胡兰成写张爱玲，素来只有褒扬，且是毫无底线的赞美。在胡兰成眼中，用他在《今生今世》里的话说，旧时：“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至于“真爱”，面对这两个字，我十分惶恐。爱，就是爱，还分真假吗？假的，还算是爱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只能说，胡兰成对张爱玲是有感情的。感情的深浅程度不敢妄论，毕竟胡兰成爱过的女人那么多，也从未见他待谁与众不同。倒是张爱玲在他心中，有特殊地位。可是这一点“特殊”，终归还是花落人散。而这一点“特殊”似乎又并非“特殊”，在感情的深浅程度上，多半是因为张爱玲的家世、学识和才情。■



张爱玲与好友炎樱合影(1944年)



苏青

近日，为纪念张爱玲逝世20周年，东方出版社隆重推出新锐畅销作家王臣新作《愿此生岁月静好：张爱玲传》。

与市场上众说纷纭的张爱玲的传记不同，王臣的新作自足于张爱玲的文字、文学本身，客观分析张爱玲的文学世界以及她的性格、家世、友情、爱情传奇等为读者所关注的话题。作者忠实于丰富的素材作为依据，客观真实地还原了张爱玲最好的前世今生，文字唯美诗意。



《张爱玲传》